

2
835.74
77 00

當今戲劇叢書

桃花扇

周彥著

建國書店發行

即秣陵風雨



當今戲劇叢書

桃花扇

周彥著

上海建國書店發行

★ 當今戲劇叢書 ★

桃花扇

著 者 周 彥

發 行 人 唐 秉 彝

發 行 所

總店上海四馬路山
西路怡益里七號
建國書店
分店重慶林森各
一四八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册 元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當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

節錄文天祥「正氣歌」

我怎樣寫「桃花扇」

抗戰以來也許是生活程度高了。我眼看許多朋友放棄了多年守着的崗位：戲劇工作者去經商了，工程師去做掮客了，顛沛困苦從淪陷區日軍鉄蹄下逃亡出來的，又回到淪陷的家鄉裏去了，尤其使我不能忘的是在大學教我課最多的三位教授，有兩位已在南京偽大學分任文學院長和系主任，這兩位是詩人，我雖然全身無一塊詩骨，可是我對詩人的印象，總覺得他們一定是孤芳自賞，耿介拔俗，潔白白雪，瀟灑出塵的，萬沒有想到這兩位詩人却奴顏婢膝甘心附逆，只有陳中凡先生，隨着學校來到後方，堅守着崗位，在後方物價開始激漲，教授一慣優裕的生活已經開始感到艱窘的時候，他老先生反而變賣了他南京的房產，南京的存書，萬里迢迢的把家眷接到後方來，爲的是堅定抗戰的決心，現在他老先生頭髮已經斑白了，收入與支出的比例相差的更大了，他把生活上物質的享受減到最低的限度，仍然毫無怨尤的堅守着崗位，認真的不倦的教誨着青年。

那些離開崗位甘心附逆的之所以如彼，這些堅守崗位，艱苦抗戰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完全在於有沒有氣節。

一個沒有氣節的人，在他個人的利害關頭上，他必然會忘祖先，背道義，做出

若干利令智昏，寡廉鮮恥的事的。所以氣節是一個國家民族存亡關頭的撐天柱石，尤其是這歷史上最神聖最偉大的民族復興戰爭中，必須有堅挺的氣節，才能爭取到最後勝利。

可是抗戰七年來，我們對於含辛茹苦，具有堅挺的氣節的我們並沒有褒揚，對於奴顏婢膝，動搖墮落的我們也沒有貶抑，這是會使志士寒心的，因此我很久就想寫一個標榜氣節的戲。

偶然得到了一個重讀孔雲亭的「桃花扇」的機會，這裏描寫李香君的節烈，柳亭敬，蘇崑生的義俠，阮大鍼的卑鄙無恥，使我想到這正是很好可以表現「標榜氣節」的故事，尤其是侯方域這個主角，雖然孔雲亭的筆下寫得的很不壞，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光說不練沒有氣節的人。這更可以強調這個主題，因此我決定改編「桃花扇」。

我原諒孔雲亭在「桃花扇」中對於侯方域的處理，因為他生在清朝，筆下有許多顧忌，這些顧忌變成了對侯方域的偏袒，我現在把他校正了，不管侯方域有任何的藉口，以他這樣一個人，在明朝亡了以後，出來應清朝的考試中了副貢生是不可原諒的。

中國戲曲不僅在演出上有它的特點，就在編劇上也同樣具有它的特點，尤其是明清的傳奇雜劇，在結構上若干偶然性事件的佈置，曲折離奇，極能引人入勝，要改

編「桃花扇」如果把原作者苦心佈置的許多巧合抹去了，則原劇的優點將全部剝蝕。因此我決定寧可使改編的這「桃花扇」被罵為不真實，而要保留原劇的優點。

在原劇裏除了正劇四十齣以外，又有試一齣，插一齣及補一齣，共四十三齣，情節極為繁複，但是原劇是借着侯李姻緣寫他的興亡的感慨，所以除了侯李這一條主綫以外，左良玉，史可法，福王這三條也相當的重。這三條綫對於表現我這個主題並不重要。所以我刪去其中的廿餘齣，構成三幕各二場，外有先聲餘韻及尾聲一幕。

場數已經分得夠多了，不便再事增加，於是我移動了許多事件的先後，這一點是與史實稍有出入。其次是顧到時間與空間的關係，有些人的事蹟也和原劇有所出入，例如原劇中「寄扇」一齣是蘇崑生送扇，我把他改交柳敬亭去辦了。

至於人物的性格，在原劇裏都寫得很生動，但是李香君的節烈，缺乏了歷史的根據，在我的改編本裏儘量的補救了，原劇裏左良玉寫得是一個忠君愛國的將軍，其實是一個擁護自重的軍閥，這一點我也改換了。至於侯方域在我改編本裏當然是一個動搖的分子，與原劇面目全非了。

我改編的主要參考是梁任公的桃花扇的批註，他對於內中人物考據分析得非常清楚，我幾乎是大部分參酌了他的分析與證據去刻劃的，這一點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桃花扇人物表

李香君

秦淮名妓

李貞麗

香君假母

卞玉京

秦淮名妓

小翠

香君侍兒

侯方域

復社社友

陳貞慧

復社社友

吳次尾

復社社友

楊龍友

罷職縣令，馬士英妻弟

馬士英

鳳陽督撫，以迎立之功，任內閣大學士

阮大鍼

魏黨餘孽，宣緣馬士英後任兵部

柳敬亭

說書人

蘇崑生

香君師父

阮福

阮府家人

阮貴

阮府家人

阮元

阮府家人

先聲

幕開，媚香樓中，這座媚香樓是建在秦淮河畔，這是名妓李香君的舊院，自從香君徵選入宮，只剩下她的師傅蘇崑生在看守房屋，以前繁華富麗，旖旎溫柔的情調都已被積塵掩蓋，呈顯着一付荒涼，頹敗的景象。

風吹着破紙窗沙沙的響，窗櫺裏洒進幾縷月光，窗口雖然還在斜着一枝桃花，可是室內却全無春意。媚香樓這三個字的橫匾上掛着蛛絲，像垂着淚追憶着過去的榮華；銜合的銅鏡也看不到美人的容顏，空對着月色吁嗟。

在這淒涼的房間裏，居然門呀然的推開了，進來了一個人，這人穿着一身黑衣，頭戴方巾，像是懷了最大希望而來，他推開了門就輕輕的在喚：「香扇墜兒，香扇墜兒！香君！」聲音是一聲比一聲急迫，但是始終沒有得到回答，這荒涼的景象使他迷惑了。

人啊！（他頗驚訝於這環境）怎麼？怎麼沒有一個人？香君，小翠都不在？（他尋視週遭）怎麼這裏像是好久沒有人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柳麻子不是說她連樓都不下的在守着我嗎？為什麼我趕回來了，她又不在？——柳麻子說她在生病，難道就玉殞香消的死了？她要柳麻子去找我，不會不在這裏等我，她一定是死了（掏出懷裏的扇子）定情的扇子還在這兒，扇在香扇墜兒在，人物兩

不分，我們就在這兒說的話，現在才一年，才僅僅的一年，屬子在這兒，香扇墜兒却只剩了一堆黃土了，她是死了，一定是死了，我來晚了，我來的太晚了，雖然趕上了殘花，却趕不上人了。香君，你死而有知，你會怪我嗎？你葬在什麼地方，我一定要打聽出來，我要看一看你的墳，——不，我要把你的靈柩搬回老家去，我們生不能做比翼鳥，讓我們死後做一對連理枝吧，香君，可是為什麼竟連一個夢都不給我託呢？難道她生前寫得有遺書留給我嗎？（在各處尋找，果然發現了一個紙條）啊！這不是她的筆跡嗎，當真有留的遺書，（讀）「妾身似桃片，怎敵怒雪濤，今日下粧樓，棲霞過斷橋」啊？這是什麼意思？今日下粧樓，她沒有死，可是下粧樓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噢，我懂得了，我懂得了，一定是又有那個權貴來娶她，這次再沒有李大娘代嫁了，所以她就下了粧樓跟他去了，是的，一定是的。他倒底還是要走錯的，在生死的關頭，還是貪生怕死的。噯，女人究竟是水性楊花，說什麼貞烈，講什麼氣節，看見了榮華富貴早就把我這兩袖清風的窮書生忘在腦後了，這只怪我，怪我太蠢了，妓女原本無情，我何必自尋煩惱。好，好，這樣也好，這樣也好，什麼桃花扇，什麼香扇墜兒，什麼海誓山盟，都是騙人的把戲，算了，算了，現在什麼都算了，算我空做了一場桃花夢。（看到牆上掛着的笛子）啊？這不是蘇崑生的笛子嗎？難道他還在這兒，我到裏面一問他，香君究竟嫁給誰了。（外面有淒涼

的歌聲。() 好淒涼的聲音呀。

一公子侯生，秣陵僑寓，恰偕南國佳人……
他唱的是我們……

「讒言暗害？鸞鳳一朝分！良緣難再續……」

是的，正是唱的是我們的事？一定會說到香君的嫁人。（坐）

一樓頭節烈，宮裏沈淪，揉開雲髻，拆損纖腰，臉上桃花做紅雨兒落，爲了無瑕白玉身，碰碎了如花貌……

暗釋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 崇禎十七年二月某日晚。

地點 媚香樓

歌聲漸隱，燈光漸明，仍是媚香樓，但和前景情調，全然不同，現在是窗明
几淨，翠暖粉香。直是六朝風月，幕開後，卞玉京由外上。

卞 （她來的匆匆。像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李大娘，李大娘。

（待兒小翠上）

翠 唷！卞姑娘來了！

卞 李大娘呢？

翠 在裏邊梳頭呢！

貞 （在內）誰呀？小翠；

翠 是卞姑娘。

卞 是我，李大娘。

貞 （在內）唷！賽賽嗎？請坐啊！我就出來了。

卞 （向翠）嚙！今天什麼事？這們懸燈結綵的？

翠 今天是一——

貞 (掀開繡帘走出來，一手還在摸頭髮) 啲！我的卞姑娘，屋裏沒少了椅子，凳子，怎麼連坐都不坐呀！小翠，瞧，你也不給倒茶。

卞 李大娘，今兒這是幹什麼呀？打扮得這們漂亮，屋裏也這們懸燈掛綵的，是不是要跟陳公子正式的拜回天地呀？

貞 小鬼頭，還尋我的開心，瞧我回頭搗你的嘴巴。

卞 好大娘，我不說了，可是您告訴我今天您這兒究竟有什麼事？

貞 瞧你這份記性，前天你不是也聽見楊大人說的嗎？

卞 噢！對了，對了，給我們香君妹妹說個小女婿，香君妹妹呢？

貞 怕人家鬧她，在裏邊躲着呢！

卞 唉，真是一位千金小姐，這事還怕羞呀，我給她道喜去！

貞 賽賽，你別跟她玩笑開大發了，她臉皮薄。

卞 您瞧您多疼她，唉，香君妹妹也不知是幾輩子修來的福份，有您這們一位好媽媽，像我，就死了也沒人管。

貞 瞧你這孩子，年輕輕的，什麼死呀，死的。

卞 噢，對了，對了，香君妹妹大喜的日子，我在這兒胡說八道的，打嘴，打嘴！你這孩子，嘴頭真不饒人，去吧，進去看你妹妹去吧！

卞 好，您放心，我一定不跟妹妹開玩笑，我只告訴她，她這位小女婿人品多們漂亮，才氣多們好，文章多們有名，家世多們富裕，脾氣多們溫柔，還有呀——

（附貞耳語）

貞 （在卞額上點了一下，笑罵着）你呀！

卞 （笑着往內跑，還沒進去，忽然想到一件事，又返回來）瞧，竟顧了說妹妹的喜事，把我來找您的正事都忘了。

貞 什麼正事呀？

卞 聽說南京要鬧兵災了。

貞 南京鬧兵災？胡說，聽陳公子他們說寧南侯一支人馬在湖北擋住了張獻忠李自成兩處的土匪，這兒怎麼會鬧兵災呢？

卞 鬧兵災，到不是土匪來，聽說就是甯南侯的軍隊來。

貞 陳公子不是說甯南侯很好嗎。

卞 不管他是好是壞，總歸是秀才遇見兵，有理也說不清，整天的應酬大兵，我可不能幹；我跟白門姐姐商量了預備搬到蘇州或者杭州去。

貞 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呀！搬到那邊，人地生疏，不是還是做不了生意。我看還是打聽打聽再說吧！也許這是外邊的謠言，再說現在南京城裏平平安安的，甯南侯不在湖北打土匪，帶着大兵到這兒幹什麼呢？

蘇（手裏拿着一支帶穗的笛子上）李大娘。

貞 蘇師傅來了！

蘇 卞姑娘早來了！

卞 蘇師傅，我打聽您一件事。

蘇 什麼事？

卞 聽說甯南侯要帶兵到南京來，是不是真的？

蘇 外邊到是有這們一說。

貞 他帶兵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蘇 據說湖北鬧飢荒，兵餓的都變了，他老人家帶着兵到南京來找飯吃，現在聽說到了九江了。

卞 那不是很快的就會到了嗎？

蘇 坐着大船，順流而下，怎麼不快。

貞 他的兵究竟好不好？

蘇 這話很難說，誰的兵都可以好，也可以壞，就看管得嚴不嚴。

卞 甯南侯的軍隊管得嚴不嚴呢？

蘇 他的兵要是管得嚴，就不致於餓上了兩天肚子就要變了。

卞 這樣說，李大娘，您也和我們一塊搬家吧！

蘇 據家？搬到那兒去？

卞 蘇州或者杭州。

蘇 天場壓大家，你們着什麼急呢；

卞 我不願意整天的應酬大兵。

蘇 生張熟魏，還不都是一樣，你管他是兵是民呢。

卞 他們不講理。

蘇 不講理的多着呢，也不一定是大兵，好，算了，這些國家大事用不着咱們這末流的大百姓操心，咱們還是辦咱們的喜事吧。

貞 對了，賽賽，你先別那們忙着搬，這事等會兒問一問陳公子他們再說吧，他們也許知道的清楚點。

蘇 （掏出一錠銀子來）李大娘，這是一百兩銀子，是楊大人交我帶來給你，叫你預備酒的。

貞 爲了香君這孩子的事，要楊大人這們破費，真是不過意的很。

蘇 你收下吧，人家楊大人花錢是爲了侯公子，幾百銀子的事，人家交情過的着，你快去預備酒席是真的，待一會兒楊大人就陪侯公子來了。

貞 好，好，我就去預備。小翠！

蘇 香姑娘呢？

卞 在繡房裏等着上花轎呢。

蘇 趁人沒來，我去教她把牡丹亭再練一練。

貞 對了，蘇師傅快去再教教她吧！臨陣磨槍，不快也光。

卞 我陪蘇師傅進去，我給香妹妹道喜去。走，蘇師傅。

蘇 走！

貞 賽賽，你就在這兒玩，可不許走！

卞 有喜酒喝，您叫我走我也不走呀！

（蘇卞偕入內門。）

貞 小翠，小翠，這小鬼頭又不是跑到那兒玩去了。（預備出去找她，正碰吳次尾

和陳貞慧上。）

吳 陳大嫂這們匆匆忙忙的往外跑，是不是就爲的出去接我們陳大哥呀

貞 吳公子老是見面就開玩笑，請裏邊坐吧！

吳 我們兩個裏邊坐，你也別往外邊走，（拉住貞）來，來，來，跟你們陳公子來

親熱親熱。

陳 次尾兄，你不要攪錯噯，我們要鬧的是侯方域，李香君，你拿我們這老夫老妻

的開什麼胃。

貞 對了，吳公子等一會多喝幾杯喜酒吧，我現在去給你們預備酒去。